

英汉“MP + A”中“负向 A”的制约解释研究

罗思明, 查如荣

(宁波大学 科学技术学院 浙江 宁波 315212)

摘要:关于“MP + A”中“A”的制约有两种主流解释观点: 语义量级说和语用层级说。语义量级说从“A”或“MP”的量级结构出发解释“A”的正向绝对制约和“负向 A 的不可能性”, 采用的是单一语义解释说, 其语料分析基本是“英语中心论”。语用层级说突破语义单一范围, 主张使用者的生理/物理和文化知识在“A”制约上具有层级分别和作用差异, 其语料分析基本是“跨语言倾向论”, 在“A 正倾向”和“负向 A 的弱态义‘中和化’”上比语义量级说具有一定优势, 但远未达到“充分性”。

关键词:“MP + A”结构; 负向 A; 语义量级说; 语用层级说

中图分类号: H0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876(2018)01-0014-05

Abstract: This paper presents an objective overview of and a brief comment on the explanatory adequacy of the two major theories concerning the adjectival constraints on the English and Chinese “MP + A” constructions. The semantic theory of scale structure holds an absolute idea that only the positive gradable adjectives can be acceptable in the “MP + A” constructions, while their negative counterparts are impossibl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semantic theory of scale structure representation is totally semantic and English-centered. The hierarchy of pragmatics contends that language users' world knowledge consists of hierarchically-arranged physical and cultural properties, which exert different effects on the acceptability of adjectives in “MP + A” constructions. The second theory is cross-linguistic and beyond language. Therefore, it is more explanatory than the semantic theory of scale structure representation in terms of the positive preference of adjectives and the neutralization of some negative adjectives in “MP + A” constructions. The article concludes with the proposal that both theories in question are not adequate in explanation.

Key words: “MP + A” construction; negative adjective; the semantic theory of scale structure; the hierarchy of pragmatics

DOI:10.16362/j.cnki.cn61-1457/h.2018.01.004

1. 引言

英汉“MP + A”结构是指英汉语中表绝对度量的“数

量(名) + A”形义匹配体,其“A”被“中和化”(neutralized),无“比较义”,其制约异常复杂,存在语际差异,如:

- [11] 丁志斌. 英汉语语的类型学特征[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4(1): 20-23.
- [12] 丁志斌, 石红梅. 英语语法化演变的类型学特征[J]. 外语教学, 2011(2): 19-22.
- [13] 焦春. 英汉修饰语序对比[D]. 上海: 上海海事大学, 2006.
- [14] 旷金辉. 汉英名词前置修饰语序对比研究[D]. 上海: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0.
- [15] 吕叔湘. 中国文法要略[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 [16] 沈家煊. 句法的象似性问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3(1): 2-8.
- [17] 沈家煊. 英汉对比语法三题[J]. 外语教学与研究, 1996(4): 8-13.
- [18] 吴福祥. 语序选择与语序创新——汉语语序演变的观察与断想[J]. 中国语文, 2012(4): 347-355.
- [19] 邢晓宇. 认知入景视角下现代汉语名词的修饰语研究: 功能与语序漂移[D]. 重庆: 西南大学, 2015.
- [20] 熊文华. 汉英定语、状语、宾语的位置[J]. 世界汉语教学, 1996(4): 69-73.
- [21] 袁毓林. 定语顺序的认知解释及其理论蕴涵[J]. 中国社会科学, 1999(2): 185-201.
- [22] 张法科. 论现代英语的定语前移趋向[J]. 外语与外语教学, 1996(1): 24-27.
- [23] 张健, 张晋. 英汉名词修饰语序对比研究及其认知分析[J]. 巢湖学院学报, 2007(5): 98-100.
- [24] 朱德熙. 语法讲义[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2.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语言调查词表动态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 17YBA33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丁志斌, 吉首大学国际教育学院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 应用语言学。

责任编辑 郑荣

- (1) a. The bar is five centimeters long.
 b. 这根金条五厘米长。
 c. *two kilograms heavy
 d. 两公斤重

关于“MP + A”结构中“A”的制约有两种观点:语义量级说和语用层级说。前者主张绝对制约,认为惟有“正向A”可见入“MP + A”结构,而“负向A”因为在量级上占据一个“非0起点向上延伸的量幅”,其比较基准随语境而动,无法精确度量,因而绝对无法进入“MP + A”结构(Seuren 1978:336-346; Kennedy 2007:1-45),但它无力回答“MP + 负向A”的合法性和语际语内制约差异性(Schwartzschild 2005:207-228; Sassoon 2010:141-181; 邢福义 2012:4-12; 罗思明等 2014:31-37),如:

- (2) a. the three years new house
 b. 三年新的房子
 c. an 80 years old man
 d. *一个80岁大的老人
 e. a three months old baby
 f. 一个三个月大的孩子

为解释上述现象,学者们提出了语用层级说,主张“MP + A”存在“正向A”倾向性,但不排斥“负向A”的可接受性和跨语言差异性。

2. 两种对立制约论

2.1 绝对制约论

一些英语学者认为,英语“MP + A”结构中“A”存在强势制约,仅限于少数表示等级量度的正向时空形容词,排斥其对应负向形容词。如 Winter (2005:233-267)指出,英语“MP + A”结构存在 MP 修饰强制约 (strong MP Modification),其中“A”仅限于一维正向空间等级形容词“tall, high, wide, long, deep, thick”、时间等级形容词 (old, long),排斥其对应的负向形容词,如(3)^①:

- (3) a. The tree is twenty feet high/* low.
 b. The boy is five years old/* young.
 c. The box is ten cm. wide/* narrow.
 d. The road is one km. long/* short.
 e. The visa is three months long/* short.
 f. The well is one meter deep/* shallow.
 g. five feet tall/* short

我国亦有部分学者持有类似主张,且研究多集中于空间形容词,较少关注时间形容词。如陆俭明(1989:48-49)指出,当量词为度量词时,“能在S₁里出现的维度形容词,只限于Aa里的‘大、长、高、宽、厚、深、重、远’,例如:有两平方公尺大……”^②,当量词为个体量词时,能在S₁里出现的只限于Aa里的‘大、长、高、宽、厚、深、粗、重、远’,而且在数量词和A之间通常要插入一个名词。例如:有两个拳头大……”。从陆先生所举例证推断,这里的“A”仅表示“正向空间维度”,不表示“正向时

间维度”,即“MP + A”结构的“A”仅限于正向空间度量形容词。杨永龙(2011:499-513)基本认可这种观点,干脆称此类结构为“空间量构式”,其全文举例也集中在讨论空间度量形容词。

2.2 倾向制约论

该种观点主张,“MP + A”结构中“A”制约属弱制约,存在正向时空形容词倾向性,但不排斥其他正向语义类形容词和负向时空等级形容词。如 Murphy (2006:78-100)基于大型语料库和网络引擎研究发现,英语“MP + A”结构除了接受绝对制约论指出的正向时空维度形容词外,偶尔还容许少数表示“容量、亮度、音高、速度”的正向维度形容词 (big, large, loud, bright, fast 等)和少数负向时间维度形容词 (如“50 years young”和“three years new”)。^③近年来国内亦有学者持有类似观点,一方面,认可汉语“MP + A”结构存在时空制约倾向性和正向语义倾向性,另一方面,主张汉语“MP + A”结构不排除某些负向等级形容词和特定反义AA组合。如邢福义(2012:10)指出,“不管是在‘数量结构 + 形容词的格式中,还是在‘数量名结构 + 形容词的格式中,度量义形容词都是‘大小、高矮、长短、宽窄、深浅、重轻中表示强态义的‘大、高、长、宽、深、重。然而,情况并非全然如此。比如‘粗细’,既可以说‘有水桶那么粗(原例(57))’,用了强态义的‘粗’,也可以说‘有一根头发丝的千分之一那么细(原例(34))’,用了弱态义的‘细……)’”^④,同时,邢福义(2009)专文讨论了汉语“MP + A”结构中的次类“测估词语 + 反义AA”,表明汉语中空间维度形容词“大小、高矮/低、长短、宽窄、深浅、粗细、重轻”可以组对出现在汉语“MP + A”结构中。罗思明、查如荣、江晶晶(2014:31-37)基于语料库计量分析发现,在《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郑怀德,孟庆海 2003)收录的1067个形容词中下列语义类形容词可见于“MP + A”结构:正向空间维度形容词(长、宽、高、粗、厚、深、远、大)、负向空间维度形容词(短、窄、矮、薄、细、浅、小、近)、正向时间维度形容词(大、长、陈)、负向时间维度形容词(小、短、新)、正向重量维度形容词(重)、负向重量维度形容词(轻)、负向曲直维度形容词(弯)和零向时空反义AA(大小_{空间/时间}、高矮/低、长短_{空间/时间}、宽窄、深浅、粗细、重轻),但存在明显的空间维度和正向语义倾向,负向形容词进入“MP + A”结构的频率相对较低。

前人研究显示,英汉“MP + A”结构在“A”制约上,一方面,“A”存在正向时空维度形容词倾向性,同时并不排斥对应负向形容词存在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英汉语存在制约强度的细微差异,英语要严于汉语。至此,英汉语有无负向形容词构成的“MP + A”结构已经毋庸置疑,答案是肯定的。但我们又进一步面临另一个问题:负向形容词的弱态义为何能被“中和化”?这一问题邢福义先生(2012:10)也曾谦言“笔者至今回答不好。特列举出来,求教于方家”,汉语学界目前尚未见明确的

答复,下文从英语相关研究着手,试加以探索。

3. 形容词制约之理论阐释

3.1 绝对制约的语义量级分析

相对于名词而言,形容词反映事物更为外在的属有特征;相对于形容词而言,名词反映事物更为内在的属有特征(秦裕祥、秦茜茜 2014: 26)。关于英语负向形容词不可见于“MP + A”结构主要有两种语义量级说:A 语义界点论和 MP 语义正向论。本质上,这两种论点都是“规定性的”,制约被设定为词语特征(lexical feature),其核心是:第一,等级形容词的语义都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基于语境决定的参照点而动,内含比较意义;第二,“正向 A”与“负向 A”的句法不对称分布源自其各自对应的量级结构不对称。这些理论多以“标记与非标记”或“有界与无界”名义出现。(Lehrer 1985:397-429; Battistella 1990:45; Watanabe 2013:261-301)

A 语义界点论主张,“A”将个体(individuals)映射到一个表示特定维度的量级(scale)上,其中“正向 A”在量级上“从起点(常为 0 点)向上无限延伸,穷尽整个量级,是一个向量,其量值为 $\langle 0, \infty \rangle$ ”。就具体“MP + A”结构而言,其在量级上的表征为“从起点(常为 0 点)向上无限延伸到某个点的量幅(interval)”。而“负向 A”则占据同一量级上某个方向相反的等值量幅,其延伸方向为逆向,“从量级上的参照量点向下延伸”,其量值为 $\langle 0, -\infty \rangle$,由于其“起点不定”(因为参照量点随语境而动,缺乏固定性),因而无法按“计量单位”(如“foot”)切分,从而无法与“MP”组合,形成表示绝对度量的“MP + A”(Bierwisch 1989; Seuren 1978; Faller 1999),这是所谓的“无下限界点制约论”(no lower bound)。Winter (2001: 607-620) 基于“向量语义学”理论(Vector Semantics)持有相反观点,认为“负向 A”不可见于“MP + A”是因为“负向 A”有“最大量点”(maximum degree)而非有“最小量点”(minimum degree)。“正向 A”是一个无界向量集(set of unbounded vector),有最小界点(infimum),其值为 $(t_0 \cdot UH)$,无最大界点(supremum),而“负向 A”是一个有界向量集(set of bounded vector),同时具有最大界点 $(t_0 \cdot UH)$ 和最小界点(0)。根据修饰条件(The Modification Condition),唯“正向 A”可被“MP”修饰,而“负向 A”则不可,因为修饰条件规定“拥有向量集 W 的语言表达式,仅当其 W 为非空,向上或向下单向延伸,且不包含 0 向量时,该语言表达式才能被 MP 修饰”,即无界“A”可被 MP 修饰,有界“A”则被排斥于“MP + A”结构外。如,“正向 tall”和“负向 short”可分别表征如(4a)和(4b):

$$(4) a. \text{tall}' = \{ \langle 0, t \cdot uH \rangle : t > t_0 \}$$

$$b. \text{short}' = \{ \langle 0, t \cdot uH \rangle : 0 < t < t_0 \}$$

由于“正向 tall”为无界形容词,而“负向 short”为有界形容词,因此可有“five feet tall”,而无“five feet short”。

为方便起见,我们称其为“有上限界点制约论”。

MP 语义正向论不仅继承了部分 A 语义界点论,而且考虑了“MP”与“A”表征量幅之间的融合互动,主张“MP + A”结构中“A”制约不仅与“A”有关,同时与“MP”有关,持有这种观点的最典型代表是 Kennedy (2001)。该种观点继承了 Seuren (1978), von Stechow (1984) 等人的形容词语义量级说,主张量度应表征为量级上的特定“量幅”,而非“量点”,同时区分正向量度(positive degree)和负向量度(negative degree),对于任何一个有最小量点的量级而言,前者“从量级最小点(即 0 点)延伸到同一量级上某个正向值点”,后者“从量级的某点延伸到其上端”,这样正向量度对应一个“有限的封闭量幅”,而负向量度对应一个“无限的开放量幅”。量度单位(如“米、meter”)通常在量级上表征为一个“从 0 点开始的正向量度”,数词(numerals)表示某量幅之“度量单位量值”的倍数,如 MP “two feet”表示其量幅是度量单位“foot”量幅的两倍,即“两个 foot 长度”。因此,在量级上,MP 对应的是一个正向量度,只能修饰表示正向度量的“A”。同时,因为“正向 A”表征的是一个正向量度,对应“量级上从 0 点延伸到特定点的量幅”,“负向 A”表征的是一个负向量度,对应“量级上从特定点延伸到其上端的量幅”。也就是说,“MP”与“A”组合遵从语义同向定律,由于“MP”和“正向 A”均为正向量度,“MP + 正向 A”对应的量度也必是一个有界量幅,起点明确,可以度量,“MP”不表征负向量度,因而无法与表征负向量度的“负向 A”组合,形成合法的“MP + 负向 A”结构,因为“MP + 负向 A”仍然是一个无界量幅,无明确起点,无法度量。

语义量级说虽然义正辞严地论证了“MP + A”中“正向 A 的绝对性”,但在理论和实践上至少面临三大难题:第一,未精准定义“正向 A”和“负向 A”。第二,未回答“正向 A 绝对制约”的心理依据,只是把“A 的句法不对称性”推向“量级结构不对称性”,而在“负向 A 的排斥性”上,理论内部无法统一,存在“无下限界点制约论”和“有上限界点制约论”的对立。第三,无视“负向 A”组成的“MP + A”结构。为此,少数研究者(如 Murphy 1993; 2006; Van Langendonck 1984)跳出纯语义范围,寻求语用解释,提出语用层级说。

3.2 倾向制约的语用层级分析

语用层级说认为,句法的形成受到语言内外要素的共同作用,除语义制约外,语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而语用必然关涉使用者的认知、文化、心理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在具体语言形成中处于不同的层次,在具体语言结构生成中扮演不同角色。Van Langendonck (1984:142-183) 指出,“MP + A”中“A”的不对称性来自“人类属性层级”(Hierarchy of Human Properties),具体可概述如下:

(5) 人类属性层级

a. 生物属性(如,人是越长越高,而非越长越矮,因此“tall”具有无标记的);

b. 感知属性(如,存在比非存在易感知,“肯定”即存在,故比“否定”易感知,因此“肯定”是无标记的);

c. 文化属性。

Murphy (1993: 196-205) 认为 Van Langendonck (1984) 的观点“个体差异性太大”、关注太泛,提出了一个更加严格的层级(a more constrained hierarchy),主张“MP + A”中“A”的句法分布与语言使用者的世界知识密切相关,这种知识由物理知识和文化知识构成,对“A”的句法分布影响具有层级性,常规句法形成中,物理知识的作用性强于文化知识。具体层级如下:

(6) 语言使用者的世界知识层级(按句法影响性强弱顺序排列)

a. 物理知识(经过人类感知机制过滤而获得);

b. 文化知识。

与语义量级说相比,语用层级说确实有其解释优势:第一,它可以同样解释为什么“正向 A”可见于“MP + A”结构,因为它们符合人类的生物(或物理)与感知属性,如,通常在生长期,人总是越长越高,越长越长,越长越宽,而不是越来越矮,越来越短,越来越窄,因此“高/长/宽”可见于“MP + A”结构,而“矮/短/窄”不可。第二,文化属性(或知识)可以解释“MP + A”结构的部分语内与语际差异:

(7) a. a three months old boy

b. an eighty years old man

c. 一个三个月大的男孩

d. * 一个八十岁大的老人

(7a-d) 显示:英汉“MP + A”对“A”的制约存在差异,这种差异从物理上无法得到有效解释,因为(7a)和(7c)均可接受,(7b)和(7d)的可接受性差异只好寻求文化差异解释。虽然英、汉文化中都具有“尊老爱幼”传统,但汉文化更加凸显,这种文化认知影响到语言表达,如汉文化中晚辈不可对长辈“直呼其名”,英语文化中则“见多不怪”,同理,汉文化中在询问不同年纪人的年龄时,语言表达存在差异,问小孩可以用“MP + A”结构(如“你多大?”)或“MP + N”结构(如“你几岁?”),而问长者则多用“NP”结构(如“您老高寿?”),因为“MP + A”不及“NP”礼貌,这是文化语境下“礼貌原则”在发挥作用。若采用“NP”,将(7d)改为“一个八十岁的老人”,便是一个可接受的汉语表达。再如:

(8) a. The house is five years new.

b. 这是一套五年新的房子。

c. The wine is five years old.

d. 这是五年陈的酒。

(8a-d) 中,“new”、“old”、“新”与“陈”同时存在,都构成可接受句,这种可接受性同样具有文化理据,因为无论英汉民族,通常都存在如下共同文化认知:“房是新

的好”,“酒是陈的香”。这类文化认知解释部分地回答了“负向形容词的弱态义为何能被‘中和化’”。第三,它可以解释“正向 A 倾向”,因为在句法影响性上,语用因素具有层级性和不同作用性,生理/物理作用强于文化作用,“正向 A”是生理/物理作用的结果,“负向 A”是文化作用的结果,故“正向 A”比“负向 A”多见于“MP + A”结构,即生成机制作用的强弱差异导致了“A”的“正/负”取向差异。

尽管语用层级说具有上述优势,但并非无懈可击,至少存在如下五点不足。第一,没有回答为什么“MP + A”中“A”具有时空维度倾向性,而其他形容词,如(9e-f)不行:

(9) a. three meters long

b. 三米长

c. three years old

d. 三岁大

e. * thirty thousand dollars expensive

f. * 三万元贵

第二,没有充分回答“MP + A”结构存在的语内与语际差异,如:

(10) a. haut de 1.27m (1.27 m high)

b. * grand de 1.27m (1.27 m tall)

c. * two kilograms heavy

d. 两公斤重

(10a-b) 显示出语内差异:法语中表示物体高度的“haut”和人体高度的“grand”具有不同句法制约性,前者可见于“A + DE + MP”结构^⑤,后者不可。(10c-d) 反映了语际差异:“重”可见于汉语的“MP + A”结构,而对应的“heavy”却无法进入英语“MP + A”结构。从生理/物理,乃至文化上,都无法对(10a-d)的句法接受性差异做出合理解释。第三,在理论构建本体上,语用层级说可以更加精进,如“A”的“正向”与“负向”归属不只是生理或物理问题,其实也是文化认知问题,如(8a-d)反映的“文化作用”其本质就说明了“A”的“正/负向”亦具有文化认知理据,符合文化认知正期待者为“正向”,反之则为“负向”。第四,对“负向 A 的弱态义可被‘中和化’”问题的回答不够充分、不够彻底,如:

(11) a. 一条头发丝粗的项链。

b. 一条头发丝细的项链。

(11a-b) 都是可接受的汉语“MP + A”结构,但两者存在表达差异:虽然“粗/细”都可被“中和化”,不表“比较意义”,但是前者为客观描述,后者为主观凸显,带有“不满”含义。这种精细的解释没有在语用层级说中得到有效体现。第五,语用层级说解释的不充分性还体现在无法解释“部分负向 A 弱态义不能被‘中和化’”的语言现象,如(12b):

(12) a. 屁大个事!

b. * 屁小个事!

上述五个问题不仅是语用层级说面临的难题,也是语义量级说经常被人诟病之处。

4. 结语

本文从解释的充分性出发,对历史上就“MP + A”中“负向 A”制约的两种主流解释观加以简述和评价。语义量级说分别从“A”量级和“MP”量级出发解释“A”正向绝对制约,采用的是单一语义解释说,其语料分析基本是“英语中心论”,存在诸多不足。语用层级说突破语义单一范围,将使用者的生理/物理和文化等知识纳入句法生成考虑,采用的是综合解释说,同时兼顾了部分语内语际异同,其语料分析基本是“跨语言倾向论”。就解释力而言,语用层级说在“A的正倾向性”、“负向 A 的弱态义‘中和化’”等方面具有一定优势,但远未达到“充分性”。“MP + A”中“A”制约具有语内语际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要求研究者:第一,基于大量跨语言材料,考虑语言特质,从语言类型学角度完成“观察的充分性”;第二,基于充分观察结果,达成“描写的充分性”;第三,综合语言内外因素,成就“解释的充分性”;第四,从语言发展与演变出发,追求“预测的充分性”。

注释:

- ① 摘自 Winter(2005:237)例(29),同时,因其(29-9)“The Crowd is 2,000 strong/* weak”不属于本文讨论对象,因此删除原例,换之以 P30 出现的例句。关于这类结构与“MP + A”结构的本质区别,详见罗思明、查如荣、江晶晶(2014)。
- ② S₁ 指“有 + 数量成分 + A”结构,如“有三公尺长”,A_a 包含“大、长、高、宽、厚、深、粗、重、远、快、晚/迟、贵、多”14 个正向形容词。
- ③ Sassoon(2010)基于大型语料库论证了英语某些负向形容词可以“中和化”后加入“twice as A as”结构,如“twice as short as”,这可以视作另一个佐证。
- ④ 为尊重原文作者计,引文中例句编号为原文格式。
- ⑤ “A + DE + MP”结构是“MP + A”结构的法语实现形式,表绝对度量。

参考文献

- [1] Battistella, E. L. *Markedness: The Evaluation Superstructure of Language* [M]. Albany: Suny Press, 1990.
- [2] Bierwisch, M. The semantics of gradation [A]. In M. Bierwisch (ed.). *Dimensional Adjectives* [C]. Berlin: Springer, 1989:71-261.
- [3] Faller, M. Dimensional adjectives and measure phrases in Vector Space Semantics [A]. In M. Faller, S. Kaufmann & M. Paul (eds.). *Formalizing the Dynamics of Information* [C].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1999:35-74.
- [4] Lehrer, A. Markedness and antonymy [J]. *Journal of Linguistics*, 1985 (21): 397-429.
- [5] Kennedy, C. Polar opposition and the ontology of degrees [J].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001(24): 33-70.
- [6] Kennedy, C. Vagueness and grammar: The Semantics of relative and

- absolute gradable adjectives [J].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007 (30): 1-45.
- [7] Murphy, M. L. The Semantics of pragmatic markedness [A]. In *Proceedings of Pragmatics and Language Learning* [C].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3:196-205.
- [8] Murphy, M. L. Semantic, pragmatic and lexical aspects of the measure phrase + adjective construction [J]. *Acta Linguistica Hafniensia*, 2006 (38): 78-100.
- [9] Sassoon, W. G. The degree functions of negative adjectives [J]. *Nat Lang Semantics* 2010(18): 141-181.
- [10] Schwartzschild, R. Measure phrases as modifiers of adjectives [J]. *Recherches Linguistiques de Vincennes* 2005(34): 207-228.
- [11] Seuren, A. P. The structure and selection of positive and negative gradable adjectives [A]. In D. Farkas, W. Jacobson & K. Todrys (eds.). *CLS 14: Papers from the Parasession on the Lexicon* [C]. Chicago: Chicago Linguistic Society, 1978:336-346.
- [12] Van Langendonck, W. Markedness, prototypes,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 In C. Kennedy (ed.). *Voorlopige Publikatie 91* [C]. Leuven: Katholieke Universiteit, 1984:38-72.
- [13] von Stechow, A. Comparing semantic theories of comparison [J]. *Journal of Semantics*, 1984(3): 1-77.
- [14] Watanabe, A. Non-neutral interpretation of adjectives under measure phrase modification [J]. *Journal of East Asian Linguistics*, 2013 (22): 261-301.
- [15] Winter, Y. Measure phrase modification in vector semantics [A]. In K. Megerdooian & L. A. Barel (eds.). *WCCFL 20* [C]. Cascadilla: Cascadilla Press, 2001:607-620.
- [16] Winter, Y. Cross categorical restriction on measure phrase modification [J]. *Linguistics and Philosophy* 2005(28): 233-267.
- [17] 罗思明, 查如荣, 江晶晶. 英汉“NA 表量构式”中形容词制约的语料库与类型学研究 [J]. *外语研究*, 2014(3): 31-37.
- [18] 秦裕祥, 秦茜茜. 英语名词词组中多重前置修饰语序排列的范畴化解释 [J]. *外语教学*, 2014(5): 23-29.
- [19] 陆俭明. 说度量形容词 [J]. *语言教学与研究*, 1989(3): 46-59.
- [20] 邢福义. 测估词语 + 反义 AA [J]. *世界汉语教学* 2009(1): 19-28.
- [21] 邢福义. 说“数量名结构 + 形容词” [J]. *汉语学报* 2012(2): 4-12.
- [22] 杨永龙. 从“形 + 数量”到“数量 + 形”——汉语空间量构式的历时研究 [J]. *中国语文*, 2011(6): 499-513.
- [23] 郑怀德, 孟庆海. *汉语形容词用法词典* [Z].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英‘名形表量构式’句法语义互动的历时对比研究”(项目编号: 13BYY013)的部分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罗思明,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教授, 博士(后), 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 英汉对比、语言类型学与词典学。

查如荣, 宁波大学科学技术学院助理研究员, 硕士。研究方向: 英汉对比与教育管理。

责任编辑 薛旭辉